

負暄野錄
洞天清祿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貢暄野錄二卷

舊本題曰陳標撰。不著時代。卷末有至正七年王東跋。乃云。不知何人所述。是當時所見之本。未署名也。今考書中秦璽一條。稱標嘗聞諸老先生議論。則其人名標無可疑。但不知何據而題爲陳姓。案閩書陳標。陳幾之孫。長樂人。紹熙元年進士。書中秦璽條內稱。近嘉定己卯。光宗紹熙元年。下距寧宗嘉定己卯。首尾三十年。又西漢碑條內亦稱。聞之梁溪尤袤。惜不再叩之。袤亦當光寧之時。疑卽此陳標也。其書上卷論石刻及諸家書格。下卷論學書之法及紙墨筆研諸事。皆源委分明。足資考證。至所載鼠鬚筆詩一首。宋文鑑題爲蘇過作。其時斜川集尙存。心無舛誤。而標稱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於此。云云。則失考之甚矣。

負暄野錄卷上

總論古今石刻

古者金銅等器物其款識文字皆以坯冶之後鐫刻。非若今人就範模中徑鑄成者。余於武陵郡開元寺鐵塔上見鐫刻經咒之屬。皆是冶鑄後爲之。至於石刻。率多用麓頑石。又字畫入石處甚深。至於及寸其鐫鑿直下。往往至底。乃反大於面。所謂如蠹蟲鑽鏤之形。非若後世刻削。豐上銳下。似茶葉碾槽狀。故古碑之乏也。其畫愈肥。近世之碑之乏也。其畫愈細。愈肥而難漫。愈細而易滅。余在漢上及襄峴間。親見魏晉碑刻如此。兼石既麓頑。自然難壞。後世石雖精好。然卻易剝缺。以是知古人作事不苟。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蔡璽文玉刻

古器物銘載此璽文云。得於河內向氏家。援集古印格所載。謂是秦璽。按金石錄。元符中。咸陽獲傳國璽。初至京師。執政以示故將作監李誠。誠手自摹印二本。以一見遺。又蔡條鐵圍山叢談載。元符所得乃漢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今此璽文乃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文不同。則知趙明誠蓋未嘗見秦璽也。按晉書載。此璽自漢傳至晉。逮五胡亂華。璽爲石勒所收。石既敗滅。璽失所在。後戴施得之。歸於東晉。但其璽文乃云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已非是舊文矣。又歷六朝至隋氏。隋之平陳復得舊璽。乃

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相著隸釋，卻有前漢哀帝元壽中郾縣一碑，或謂乃後人僞爲者。按石湖集有七十二家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爲說羣胡爲封土，世閒隨事有知音。注云：「在講武城外，森然彌望，北人比常增封之。」云云。此以爲項王廟詩，恐是誤記。

古碑毀壞

趙德甫謂所著金石錄，壽於二千卷所載之碑，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如隨時廢興，摧毀非一前輩所載。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村民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余又聞蕭千巖云：「蔡拱之訪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爲苦，悉鑿其文字，或爲柱礎，帛礎略不容存留。又自亂離而來，所在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碑鑿爲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其仆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厄會也。」

樂毅論

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碑石，止存五塊，可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用木匣鐵束，甚寶祕之。徐氏之上世名績，字君微者，劉公敞原父之妹婿也。嘗與原父評論石刻始末，跋此碑尤詳。云：「樂毅論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異僧權，卽梁朱异徐僧權也。其一，卽周越書苑所載高紳學士得其石於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紳之子安世卒於吳興，其家以石質錢於州民。」

錢氏家當官者每令摹拓錢氏厭之。給爲比以失火焚毀矣。熙寧中吳大饑疫趙子立者以金質得之又云舊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于石其後石入昭陵朱梁時溫韜得之復傳人間卽高氏本也是褚遂良記貞觀中內出樂毅論真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長孫無忌等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子立所得高氏本字亦奇絕非右軍親書于石亦摹真跡而刻之者子立名竦泉南人曾將漕兩浙入爲都水使者無子有二女長嫁徐康直字平甫卽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寶藏尤延之給事表王順伯大卿厚之皆有題跋尤謂余常親見歐陽公集古所藏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缺處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同王謂考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趙德甫金石錄云集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閒余侍親官舍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呂梁堰挈此石隨行竦沒石遂不知所存蓋歐陽公爲錢氏所給而趙德甫則不知石後歸徐氏也又碑有朱异徐僧權押縫者乃梁朝摹刻之本又上有小字云大和六年中勒畢大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典刑此石出太湖時爲章氏所得刊二印爲朱文云申國祕藏及章淵文房印淵字伯深乾道閒嘗爲江山宰寓居于吳余猶及識之亦疎爽好事今不知此石尙存其家否

右軍書論

右軍書使門生喪心僧辨才殞命昭陵被發咸陽嫗受驅其爲世所珍貴而貽害於人也蓋如此

篆法總論

小篆自李斯之後。惟陽冰獨擅其妙。常見真跡。其字畫起止處。皆微露鋒鏑。映日觀之。中心一縷之墨倍濃。蓋其用筆有力。且直下不欹。故鋒常在畫中。此蓋其造妙處。江南徐鉉書亦悉爾。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者。余聞之善書者云。古人作篆。率用尖筆。變通自我。此是活法。近世鶴山魏端明先生亦用尖筆。不婉昔人。常見今世鬻字者。率皆束縛筆端。限其大小。殊不知篆法雖貴字書齊均。然束筆豈復更有神氣。山谷云。摹篆常隨其喎斜。肥瘦與槎牙處皆鑄。乃妙。若取令平正。肥瘦相似。俾令一概。則蚯蚓筆法也。山谷此語。直自深識篆法妙處。至於槎牙肥瘦。惟用尖筆。故不能使之必均。但世俗若見此字。必大哂嫌。故善書者。往往不得已而徇之耳。

李陽冰書

義興莊元卿家所藏絹本小篆。題顯揚儒教四大字。各從四尺而約衡五之三。畫經二十而一。位置得宜。頓挫有法。發筆處圓若運規。而見鋒穎。歲久絹質腐敗。墨色不漫。體勢精彩。猶若飛動。元卿言其大父少師僖簡公官京師時。得之於河內向氏家。相傳爲李陽冰少監所書。雖無題識可考。然其觀神氣。信所謂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度非後人所及。按陽冰當至德時。嘗欲立石經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爲此而發。卽此亦可驗其爲陽冰書云。

章友直書

建安章伯益友直。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釵體。初來京師。人有欲從之學書者。章曰。所謂篆法。不可驟爲。

須平居時先能約束用筆輕重及熟於畫方運圓始可下筆其人猶未甚解章乃對之作方圓二圖方爲棋盤圖爲射帖皆一筆所成其筆畫麗細位置疎密分毫不差且語之曰子姑歸習之能進乎此則篆有餘用不必見吾可也其人方大駭愕不敢復請問蓋其筆法精熟心手相忘方圓不期自中規矩友直尤工作古文余嘗見其爲信州弋陽縣□□峰記文意高絕蓋非止以字畫名世也伯益旣下世有女適著作佐郎黃元者能嗣其篆法備極精巧嘗書陰符經字皆徑寸勢若飛動伯益姪孫章衡得其本知襄陽日刻于郡齋余嘗得墨本誠可珍玩

邵鍊書

邵居士鍊才行俱美高尚不仕隱居丹陽尤工爲釵股篆世所欽重范文正公作釣臺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專遣錢持書懇之余嘗傳得范公之書今錄于此書云仲淹書白先生邵公足下仲淹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湖濱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嚴子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尙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功於名教也乃作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辨子陵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奇人則不足傳於後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子陵之風後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觀此書語則其推重邵君亦不薄矣余又於巴陵登岳陽樓乃滕宗諒子京知郡日所脩記亦范文正公所譔蘇舜欽書邵鍊篆額時號四絕云

近世諸體書

余嘗評近世衆體書法。小篆則有徐明叔及華亭曾大中。常熟曾耆年。然徐頗好爲復古篆體。細腰長脚。二曾字則圓而勻。稍含古意。大中尤喜爲摹印。甚得秦漢章璽氣象。隸書則有呂勝己、黃銖、杜仲微、虞仲房、呂杜黃工古法。然雖頗勁。而其失太拙而短。虞閒出新意。波磔皆長。而首尾加大。乍見甚爽。但稍欠骨法。皆不得中行。草則有蔣宣卿、吳傳朋、王逸老、單炳文、姜堯章、張于湖、范石湖、蔣吳極秀媚。所乏者適勁。逸老草法甚熟。而閒有俗筆。單字法本湯少師凝式。而微加婉麗。姜蓋學單而入室者。于湖、石湖、悉習寶晉。而各自變體。今世俗於篆則推明叔。隸則貴仲房。行草則取于湖。蓋初無真識。但見其飄逸可喜。殊不知此皆字體之變。雖未盡合古。要各自有一種神氣。亦足嘉尚。人效之者。往往但得形似。非惟不及。且併失其故步。良可歎也。

蔣宣卿書

蔣宣卿待制燦。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解岳侯。遂忤秦相。諷言者論罷。閑廢十年。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尙當國。老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而言曰。主上聖明。吾無大過咎。且旣從罷免。縱有後命。不過符下州郡處分耳。亦何至遣中使。此必美意。不然亦當任之。旣而中使納謁。具傳上旨。賜以香茶湯藥宮羅之屬。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吳八郡王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卽奉敕。書以授中使而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千緡。繅帛文房之具。蔣久閑廢。頗窘匱。賴以少蘇。蔣之字畫高出流。

輩而高廟垂情詞翰。臣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爲動容。安靜以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蔣前將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爲幕屬。及其家食。嘗專詣荆溪里第訪之。親聞其說。

小王書

世稱小王書。蓋稱太宗皇帝時王著也。本學虞永興書。其波磔加長。體尙嫵媚。然全無骨力。方上集刊法帖時。著預校定。識鑒凡淺。不無謬誤。如列王坦之於逸少諸子閒。意謂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述之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黃長睿志及書苑云。僧懷仁集右軍書。唐文皇製聖教序。近世翰林侍書輩學此。目曰院體。自唐世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習書誥敕者。悉規倣著字。謂之小王書。亦曰院體。言翰林院所尙也。

負暄野錄卷下

學書須觀真跡

石湖云。學書須是收昔人真蹟佳妙者。可以詳視其先後筆勢輕重往復之法。若只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終難精進。又學時不在旋看字本。逐畫臨倣。但貴行住坐臥常諦觀。經目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處。信意運筆。不覺得其精微。斯爲善學。

寫大字法

古人作大字。常藏鋒用力。故其字畫從顛至末。少有枯燥處。今往往多以燥理爲奇。殊不知此本非善書者所貴。惟斜拂及挈筆令輕處。然後有此。所謂側筆取妍。正蹈書法之所忌也。

論細字說

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方寸千言。又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嘗觀東坡題蓮經前注云。經七卷。如筋籠。故其語云。卷具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俱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獼猴。黃長睿跋細字華嚴經亦云。書是經者。尺紙作七萬字。余謂七卷之軸。如筋。猶或可書。至於尺紙作七萬字。誠爲難事。若以宜官方寸千言概之。已爲有餘。此說殊不近人情。恐決無是理。余不敢以爲然。

總論作大小字

昔人云。作大字要如小字。作小字要如大字。蓋謂大字則欲如小書之詳細曲折。小字則欲具大字之體格氣勢也。刊勒之工。仍有善展字。不拘字之大小。皆可遞展其法。以刀鑿去紙。存墨。就燈旁映之。去燈愈近。則其形愈大。自尺至丈。惟意所定。然後展紙于壁。模勒其影。既小大適中。且不失體勢。亦良法也。

論筆墨硯

硯貴細而潤。然細則多不發墨。惟細而微有銛鏘。方其受墨時。所謂如熱熨斗上燭蠟。不聞其聲。而密相粘滯者。斯爲上矣。墨貴黑光。筆貴易熟而耐久。然二者每交相爲病。惟墨能用膠得宜。筆能擇毫不苟。斯可兼盡其善。又硯忌枯燥。則易吸水。墨忌濡溼。則易昏滯。筆忌乾捺。則毫隨膠折。故愛硯之法。當以鬆匣相之。不惟養潤。亦可護塵。研墨當旋滴水。勿使停積。昔人多用硯板。不鑿墨池。政恐膠久而凝滯也。用筆時。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軟。然後循毫理點染。仍別置洗具。用畢。隨卽滌濯。勿使留墨。則難禿也。藏墨當以茶蔕包之。又以綿裹而入於櫝。則蒸滲不能入。藏筆宜皂角子水調鉛粉蘸上。則不生蠹。如上諸法。留意文翰者。皆能知之。今謾書示兒輩耳。如藏筆墨。則高挂。用木匣懸於梁棟間。

俗論筆墨

俗論云。善書不擇筆。蓋有所本。褚河南嘗問虞永興曰。吾書孰與歐陽詢。虞曰。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裴行儉亦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筆。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余謂工不利器。

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擇而佳。要非通論。又世俗評墨訣云。拈著輕。嗅著馨。磨著清。此亦非真知墨者。蓋墨質貴重實。輕則不堅。色貴光黑。清則不濃。又墨之香者。多使腦麝。好惡初不在此。具生蒸腐。今其所以論。皆非佳墨所宜。俗輩之見不明。其說不可據如此。

論紙品

蘭亭序用鼠鬚筆。書烏絲欄。蠶紙。所謂蠶紙。蓋實絹帛也。烏絲欄。卽是以黑間白。織其界行耳。布縷爲紙。今蜀箋猶多用之。其紙遇水滴。則深作窠臼。然厚者乃爾。故薄而清瑩者。乃可貴。古稱剡藤。本以越溪爲勝。今越之竹紙。甲於他處。而藤乃獨推撫之。清江。清江佳處。在於堅滑而不留墨。新安玉板。色理極膩白。然質性頗易軟弱。今士大夫多糲而後用。既光且堅。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蠹。又吳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眼令稍乾。反覆碾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澈。是謂春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鑑。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江南舊稱澄心堂紙。劉貢父詩所謂百金售一幅。其貴如此。今亦有造者。然爲吳蜀箋所掩。遂不盛行於時。外國如高麗。閤婆。亦皆出紙。高麗紙類蜀中冷金。縝實而瑩。閤婆者。厚而且堅。而長者至三四丈。高麗人云。抄時使幅端連引。故得爾長。胡人用作帷幄。修齋供。則張之滿室。若有嘉會。乃更設花布及屬綺所爲者。

春膏紙詩

吳門孫生造春膏紙。尤造其妙。余嘗賦詩曰。

膏潤滋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礎寒擣玉。春几瑩鋪雲。越地雖呈瑞。吳天乃策勳。莫言名晚出。端可大斯文。
近觀米南宮有一帖云。余嘗礪越州竹。光透如金板。在油拳上。矩截作軸入笈。番覆數十張。學書作詩。寄薛紹彭。劉涇云。越筠萬杵如金板。每用杭油與池璽。高壓巴郡烏絲闌。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研。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和之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璽。杵成剡竹光淩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谿嚴難□研。世傳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以此觀之。則其擅美。蓋可知矣。

紙分陰陽面

凡紙皆以澆處向上爲陽。著簾處向下爲陰。今人多爲面陽而背陰。蓋以陽面雖麗。而光滑不凝滯。陰背雖細。而艱澀能沁墨故也。然太滑又易失用筆之意。太澀又推筆不行。惟今之清江及越竹紙。其陰面細而不澀。用以作字。筆法具存。其陽面則光滑太甚。筆鋒未到而墨已先馳。似過於駿快也。

論筆料

韓昌黎爲毛穎傳。是知筆以免穎爲正。然兔有南北之殊。南兔毫短而輒。北兔毫長而勁。生背領者其白如雲。霜毫作筆絕有力。然純用北毫。雖健且耐久。其失也不婉。用南毫。雖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爲筆者。但以北毫束心。而以南毫爲副。外則又用霜白覆之。斯能兼盡其美矣。古人或用狸毛。鼠鬚。今都下亦有製此筆者。大抵只是於兔毫中入數莖同束。聞之工者云。但可以助力。且作美觀。然不可多用。多

用則大麓澀。閩廣閒有用雞羽。鴈翎等爲筆。余嘗用之。究其軟弱無取。殆亦求奇之過。酉陽雜俎載。南朝有姥。善束筆。心用胎髮。蕭子雲嘗用之。似是取其軟熟。此法今不復見於用。吳俗近日。卻有用竹絲者。往往以法揉製。使就揮染。或謂是茗枝。而冒稱曰竹絲。江西亦有緝竹爲輕絺者。疑未必不可爲此也。

二毫筆

歐陽通以狸毛爲筆。以免毫覆之。此二毫筆之所由始也。以羊合兔。盛於今時。蓋不但剛柔得中。差宜作字。而且價廉工省。故人所競趨。番陽張彥實待制。名杞。元注云。犯光廟御諱。敦嘗爲賦詩云。包羞不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免吹毛強分別。卽今同受管城封。

詠筆詩

猩猩毛筆。惟山谷詩絕冠。名士無不諷詠。茲不贅錄。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于此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旣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飼飢猫。分毫雜霜兔。插架刀槩便。落紙雲煙翥。穿墉一何微。託此馳佳譽。

毫錐名筆

世稱筆之鋒短而銳者爲毫錐。蓋本白太傅詩云。有毫鋒銳若錐之語。白自注云。時與元微之各有鋒纖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自曰毫錐。

近世用筆

今所在筆生作筆。例是尖鋒。蓋士子輩編節時文。只是用筆端點啄於紙上。成字具體而已。更不顧法度如何。故率作此。以便求售。余乃用筆心作字。全使此等筆不得。每染一管。至於搶禿。終不可意。嗟乎。文既趨時。筆亦徇俗。苟利成風。勢不可挽。欲求爲印泥畫沙之妙。正如策蹇驢而追驥騄。豈不難哉。但鋒齊之筆。乃有易禿之患。惟良工專務擇毫。飽而有力。自然難乏。

論墨法

近世言墨法者。蓋推吾鄉雪齋趙彥先。子覺。彥先乃故安定郡王超然居士令襟表之子也。其墨法本無宗承。但自少時篤好製造。集諸家名方。且招延良工。無方不試。無時不作。參合衆技。舍短取長。積日累月。遂造其妙。中興三廟。咸見貴重。名播遐邇。目無潘李。彥先所造墨至多。今物故已數十年。墨之在人間者。亦漸稀少。間有藏得數笏者。與玉寶同貴。彥先亦已嗣王封。有子十四人。持麾把節。亦已大半。皆能紹其法。然各務從仕。鮮復留意。餘人得其傳者。有郡士黃元功。朱知常。諸葛武仲。詹從之。周達先。葉茂實。及天台陳伯叔琴隱。薛道士之徒。雖皆頗異常品。然較之真雪齋所造。要之不及也。余與雪齋諸子姪。皆宛轉有嫻好。嘗爲余言。世俗相傳。咸以對膠爲奇。先公嘗云。此大不然。若用是法。非特堅頑難磨。且終不能黑。大抵當以十分爲率。而煤六而膠四。乃爲中度。但取煙貴輕。而杵貴多。自熟耳。膠次者。泛論大概如此。至其要妙。非言之所述也。按自熟句有脫誤。

論硯材

硯以端溪爲最。次則洮河。又次則古歙。又次則劍溪。此外如淮安辰溪諸郡。雖亦有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間。端歙所產。皆有新舊坑之別。惟舊坑者爲上。今已淪爲深淵。不可復取。但聞人閒時有收得者。亦絕希罕。新坑亦閒有可採。然百不一二。端石有眼。本非硯之所貴。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辯之者有活眼死眼之殊。活眼凡有數量。黃赤相閒。所謂鵠鵠眼者乃佳。若但純黃或純綠色。模糊不明了者。則爲死眼。此無足取。兼多有僞爲者。須細察之。方可見也。歙石有四種紋。一曰刷絲。乃直紋也。二曰蘆蕪。乃交羅紋也。三曰眉子。上有黃黑紋如眉。四曰金星。狀若灑金。此四紋者。惟刷絲爲上。其閒復有差等。但金星之質。最頑不堪用。洮石今亦絕少。歙之祁門有一種石。淡綠色而理細。土人以之爲假洮石。但性極燥。故爲賤耳。劍溪出黯淡灘。有石子。爲之妙甚。東坡所謂鳳珠。以爲出於北苑鳳山之珠。今其地初不聞有佳石。不知何以稱此。廬陵人工造澄泥瓦硯。規倣銅雀。然其質枯燥。又南中人以瑱瑯琢硯。久則拒墨。漆硯亦然。本取漆匠案卓上自然久積者。質堅而銑。利於研磨。今人乃旋累漆僞爲。體虛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硯之正材也。

大德三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五日甲子。吉雲山塾人德甫乘龍子茅。端真敬書。
陳頤與范石湖。張于湖。姜白石同時。約齋山人俞洪識。